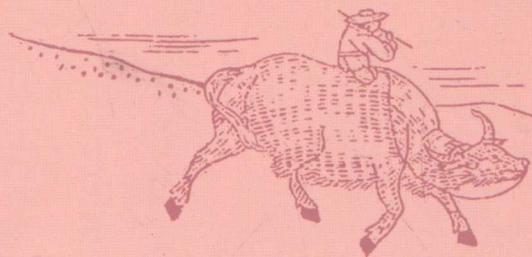


# 走出书斋的史学

李埏 李伯重 李伯杰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李埏 李伯重 李伯杰 著

# 走出书斋的史学



0984933



T0984933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书斋的史学/李埏, 李伯重, 李伯杰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308 - 09841 - 0

I. ①走… II. ①李…②李…③李… III. ①中国  
历史 - 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6070 号

## 走出书斋的史学

李 埏 李伯重 李伯杰 著

---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6.125

字 数 327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9841 - 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启真馆 出品

走出书斋的史学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 1626)

# 序言

“子承父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那个时代，“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殆为社会常态。到了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化大潮席卷全国。一旦有更好的赚钱机会，人人趋之若鹜。因此除了官宦、富豪之家的子弟（即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权二代”者）外，子承父业已不多见。几千年来中国人最讲究的“书香门第”、“世代书香”，在如今也成了过时观念而正在迅速消失之中。<sup>①</sup>这种“书香”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所以大约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们，才会在意“书香”的问题。

我家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看重“书香”的家庭之一。先父李埏（幼舟）先生是著名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那个“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年代，他依然重视古人所说的“家学渊源”、“克绍箕裘”，努力培养子女。在他的言教和身教下，四个子女都成了清贫的学者，其中三个还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职业，成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在兄弟姊妹四人中，我循着父亲之路，专治中国经济史；伯杰

---

<sup>①</sup> 据报载，四川夹江县有一个雷氏家族，自明朝中期始，世世代代以教书为业，历经明、清、民国，到新中国，迄今494年，沿袭至今已繁衍了17代子孙，向社会输送了16代教师。但是到了现在第17代，没人再从事教育工作。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25/content\\_10106680.htm](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9/25/content_10106680.htm)。

则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一家两代父子三人都从事史学研究，在今天洵为少见。但遗憾的是，自1977年以后，父子三人住在不同的城市，聚少离多，真正在一起谈史的机会少之又少。最为不幸的是，家父已于2008年5月12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因此这个“谈史”也只有借助这本小书方能如愿了。

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以致范文澜先生说“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正是由于这种地位，“青史留名”成为中国古人的最高追求，而唯一能够约束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者的也只有史学。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语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因此从齐太史、晋董狐以来，历代暴君权臣无不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迫害秉笔直书的史家。

由于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地位，因此修史、释史也为当权者所垄断。自唐代起，私人修史转向官府修史，撰写和解释历史成为朝廷行为，非等闲人得为之。这种秉承当权者意志的官修历史，不仅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十分可疑，而且所使用的是晦涩难懂的古文，普通民众难以阅读。因此对于大众来说，历史演义乃至历史剧等通俗文学读物，成了其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历史知识问题当然不少，从而导致了大众对历史的误解。<sup>①</sup>明代中后期开始，私人修史之风兴盛，但入清之后，文字狱严厉，私人修史又成为禁区。到了18世纪，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虽然学者们依然对文字狱心有余悸，但是在史学研究方面却取得重大进步，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考据学方法，与近代欧洲出现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有相同之处，是一种科学的

---

<sup>①</sup> 例如在宋代以后，关帝崇拜逐渐风靡中国，关羽被尊称为“武王”、“武圣人”，与孔子并肩而立，有“山西夫子”之称。正因为关羽如此显赫，除了军人、警察、武师，奉他为行业神崇拜外，就连描金业、烟业、香烛业、教育业、命相家等不相干的行业也推崇关羽，并也将他变成武财神。但是这种关帝崇拜中的关羽，与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实际上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的。

方法。自此，我国的史学开始摆脱以往主要是为政治提供借鉴（即“资治”的“通鉴”）的附庸地位，向着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问的方向发展。到了清亡之后，这种倾向日益发展，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专业史学的繁荣。然而，一旦成为专门的学问，就不免专业化。越是专业化，也就越是深入象牙塔，从而也与大众无缘。

到了1958年的“史学革命”以后，史学日益教条化、八股化。八股化史学也同其他党八股文字一样，借用毛泽东批评党八股的话来说，“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sup>①</sup>，从而使大众对学校里的历史课丧失了兴趣。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那种“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影射史学，更是极为严重地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在这个时期，历史真正成了一个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千依百顺的女孩子，任由戚本禹、姚文元那样一批未曾受过史学训练的文痞来摆弄。改革开放后，专业化的史学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象牙塔内的东西依然对大众封闭。许多学者努力拉近史学与大众的距离，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大众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仍旧是通俗文学乃至电影、电视剧。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开放，大众渴求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有更多更好的了解。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历史故事和古装影剧，就可看到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达到什么程度。这就对职业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写一些容易读懂、同时又能提供正确知识的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祖国历史知识的渴求。

先父李挺先生是一位杰出史家。他热爱祖国的历史，把研究中国史、讲授中国史当做他的人生事业。在他长达70余年的治史生

---

<sup>①</sup> 毛泽东1942年写文章反对党八股，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这种八股化，也深刻地表现在史学领域中，以致许多历史教科书和研究著作，都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涯中，在中国经济史、唐宋史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他也写了不少文笔优美的通俗文章，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知识传授给尽可能多的人。这些文章中一部分（即他1962年至1963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组读史札记）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sup>①</sup>，受累几近20年<sup>②</sup>，成为新文字狱的典型例证。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又欣然命笔，写了不少通俗的读史札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家父生前一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读史心得走出书斋，与大众分享。我们编选这部集子，首先是把他那些富有哲理而且文笔优美的文章选出一些重新出版，以飨读者。我和伯杰虽然继承了家父的职业，但是却没有承继他的才气。我治史数十年，也写了不少专门的史学著作。但是写雅俗共赏的史学文章，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不敢轻易造次而为<sup>③</sup>。不过，在一些场合，因友人

---

① 这些文章以生动的故事、明快简洁的文字，寓深刻哲理于古今漫谈之中，或教导年轻人立志、读书，或总结历史上的成败教训，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但是到了“文革”开始时，这些文章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中的《唐太宗的“以人为镜”》一文，更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证”。事实上，这篇文章是一篇奉命之作。1962年，毛泽东在成都五千人大会上指示全党要请人家批评，特别举了唐太宗纳谏的故事。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参加大会回来后，指示《云南日报》发表有关唐太宗纳谏的历史的文章，以帮助干部领会毛的指示。为了慎重，他特别要求这篇文章必须由云南大学历史系唐史教授来写。《云南日报》社派责任编辑任方登门拜访家父，传达了阎的指示，请他撰稿。当时家父正患重感冒在家中休息，抱病写成短文《唐太宗的“以人为镜”》，次日即见报。为此，《云南日报》向云大发来了感谢信，家父也受到云大领导的表扬。但是到了1966年5月19日，《云南日报》却发表文章，批判此文和家父的另一文《善与人同》。7月11日，该报再次发表文章，进一步猛烈批判这些文章，将其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罪证”，云南大学也据此将家父打成“牛鬼蛇神”。

② “文革”结束后，当年把家父以及云大历史系其他几位教授打成云南省“三家村”、“四家店”的云大历史系领导，仍然坚持这些文章不能彻底翻案。一直拖到1985年，在新任云大党委书记吴道源的大力推动下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云南大学党委决定将与家父共同因文获罪的几位教授在1962年发表的44篇文章重新刊印，吴亲自为该书作序，并取名为《学与问》，受到云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③ 此亦藏拙之一法也。古人甚重藏拙，故罗隐诗云：“纵无显效亦藏拙。”鲁迅致台静农书说：“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鲁迅书法甚优，但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依然自谦，不允友人将自己的手迹裱挂。反观今日，每见有高官及贵胄，字写得真正坏极了，甚至还不及普通小学生水平，但因为有人吹捧，自己也就飘飘然起来了，于是到处题词，遍留“墨宝”，露拙献丑，浑然不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世人笑。如今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也。

约推辞不得，只好勉为其难，偶一为之。多年积累下来，也有十来篇这样的文字。此外，我写的一些专业论文，所谈内容也是大众所希望知晓的。倘若在文字上做些修改，也可以供非专业人士阅读。伯杰和我有同样的毛病，因此写的文章只是面向学者。但是他现在也和我一样，认识到了为大众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且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要改变自己几十年来习惯的写作方式。应对这个挑战很困难，但是也正因为其困难，所以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乐趣。在最近几年中，他写了一些关于德国文化史的通俗文字，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在《读书》杂志上开辟了专栏。这里把我和伯杰写的文章挑一些出来，作为“父子论史”的一部分。由于我们兄弟未有家父那样的才华，因此写出的文章，无论是在文采还是哲理方面，都远不能与家父之作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不惮狗尾续貂，并非企图“附骥尾则涉千里，攀鸿翮则翔四海”，使自己的文章得借家父之盛名而行于世，而是希望以此作为对家父生前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殷殷期望的一个纪念。

我们从父子三人已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了 60 篇，编成这部集子。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将这些文章大略分了一下类，计有“以史为鉴”、“为人之道”、“政治人物面面观”、“经济史札记”、“社会史札记”、“文化史随笔”、“世界史：故事与解读”、“如何读书作文”、“掌故及其他”八类。由于家父和我都治经济史，因此“经济史札记”中的文章数量最多。在这些文章中，有一些系我自己过去发表过的一些专业论文改写而成。这些改写包括将文中一些过于专门的讨论加以简化，并删除了文中所有脚注（因此在全书中，仅只这篇序言有脚注），同时精简引用文献出处，通常只保留文献题名而不注明其他出版信息（如出版者、出版时间、杂志期数、引文页码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比较轻松一些。虽然改写时费了不少气力，但是习惯了专业论文的写

法，积重难返，现在想改变也难以奏效，一如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时发表的著名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所言：“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因此读者在读这些改写出来的文字时，或许会依然觉得不够通俗，特别是和先父及伯杰的文字相比较时，这种感觉会更为强烈。不过，不管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只要“见贤思齐”，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也就行了，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话来说，“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由于对一些文章做了改写，并且删去了脚注和精简了引文出处，一些读者读后可能感到不满足，想看看原文中更细节的讨论，并查核文中的一些引文及其出处。为了方便这些读者，特将本书所收文章的原出处，附于书后。读者可以根据有关出版信息，按图索骏，找到这些文章的原文。

李伯重

2011年9月1日

# 目录

## 以史为鉴与为人之道

- 漫谈创业与守成（李埏） /3
- 唐太宗的“以人为镜”（李埏） /5
- 谈“满盈”（李埏） /7
- 立志（李埏） /9
- 读诸葛亮《诫子书》（李埏） /12
- 善与人同（李埏） /14

## 政治人物面面观

- 元昊和宋（李埏） /19
- 厌恶虚文套语的雍正帝（李伯重） /20
- 亡国庸君应当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世界名人吗？（李伯重） /25
- 不一样的俾斯麦（李伯杰） /30
- 腓特烈大帝与磨坊主（李伯杰） /34

## 经济史札记

- 日中为市（李埏） /47
- 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李埏） /49
-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企业家（李埏） /50

- “耕作半径”浅说（李埏） /52
- “千年田换八百主”（李埏） /54
- “良丁”和“丁牛”（李埏） /56
- 《史记·货殖列传》札记六则（李埏） /62
- 孟子的井田说和分工论——读《孟子》札记（李埏） /74
- 梅花、元宝和马——读《武则天》札记三则（李埏） /86
- 曲辕犁与铁搭（李伯重） /94
- 均田令中农民受田标准的依据（李伯重） /97
- 均田令中的“桑田二十亩”与“课种桑五十株”（李伯重） /107
- 唐代的“日绢三尺”（李伯重） /117
- 粪土重于万户侯（李伯重） /130
- 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与18世纪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  
（李伯重） /137
- 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李伯重） /144

## 社会史与人口史札记

- 古代江浙药物节育方法及其运用（李伯重） /177
- 附录 明清江南确实采用了药物堕胎：四个实例及相关分析  
（李伯重） /189
- 古代江浙非药物节育方法及其运用（李伯重） /193
- 古代江浙节育知识的传播渠道（李伯重） /201
- 明清江浙人民的生育观念（李伯重） /208
- “男尊女卑”与“阴盛阳衰”  
——从龙应台《啊，上海男人！》谈起（李伯重） /212
- 另一种视野中的明清妇女（李伯重） /217
- “天人感应”：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  
（李伯重） /228

## 文化史随笔

- 龙的传人（李埏） /239
- “胡化”与“汉化”（李伯重） /244
- “汉化”与“吴化”（李伯重） /247
- 用直古镇：千年历史的浓缩，江南灵秀的表征（李伯重） /269
- 清代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李伯重） /272
- 小城魏玛（李伯杰） /282
- 命运多舛的国歌（李伯杰） /292
- 奥斯维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李伯杰） /301

## 世界史：故事与解读

- 黑色犹太人来到以色列（李伯重） /311
- 伊斯兰基本教义主义思想的渊源与演变（李伯重） /313
- 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恩怨（李伯重） /323
- 我是谁？（李伯杰） /337
- 西方与第三帝国：理性对“浪漫”的误读（李伯杰） /344
- 小城帕骚的坏女孩（李伯杰） /350
- 马丁·路德的“两个王国”（李伯杰） /360

## 如何读书作文

- 以学愈愚说（李埏） /369
- 博和精（李埏） /370
- 读书和灌园（李埏） /372
- 读书必有得力之书（李埏） /374
- 文章的眼睛（李埏） /376
- 漫谈简化字（李埏） /378

译名质疑两则（李埏） /380

谈谈读外国书（李伯重） /385

## 掌故及其他

滇越铁路半世纪（李埏） /391

石林掌故二则（李埏） /393

至公堂怀古（李埏） /396

本书所收文章出处 /401

# 以史为鉴与为人之道